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后妃內紀

孝慈高皇后

孝慈高皇后馬氏贈徐王馬公女也元季時宿州人馬公者殺人亡命以季女屬所善厚者定遠郭子興子興鞠爲已女當

上詣濠城避兵時守者欲加害子興奇 上天表異之留與語大合意親倚之居數月遂以馬公女妻

上即孝慈皇后也 后端靜仁孝神明自天啓旣嬪

上週歷艱難克盡婦道子興爲滁陽王　上威名益著后時勸　上毋殺戮收人心滁陽王有二子心忌　上嘗設酖酖之又數搆　上于王　后于王所曲調護而免　上渡江定太平　后念滁太平阻江脫東西急勢不能相爲即率諸將士妻妾從挈家至太平其後元師扼江而將士得無內顧憂后之力也及定都金陵吳漢接戰無虛日　后親率妾媵完衣鞵助給將士常夜分不寐時佐籌機密動中事會方　上渡江時傷天下亂夜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屬毋爲苦天下生民　后嘗

上曰今豪傑並爭誠未知天命所屬然交內撥之獨當以不殺人爲本得人即得天縱殺掠者天惡之雖身未易保也　上惻然嘉納及正位中宮降冊日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言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今　皇后起布衣與朕同甘苦嘗從朕軍中倉卒忍饑餓懷糗糒食朕比豆粥麥飯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禍時盡孝誠謹承諸妃娰消釋嫌疑往郭氏疑猜時朕孤危甚賴后調護周曲而免視長孫皇后尤難家有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羣臣頓首稱賀

上退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何敢乃望長孫皇后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終君臣一體爾 上一日念天下民窮苦中怛怛當饋而歎也 后起賀曰 陛下此心即古人已饑已溺之心願行政嘗加意窮民即天下受福矣又克燕輸燕寶重器于京畢入陳 后問 上所得元者何 上曰珍寶 后曰元氏有此奈何不能守而失之豈貨財非寶帝王自有[illegible][illegible] 上憮然曰后意未得賢耳 后起拜曰 陛下言是也人情貲產稍厚則驕時命僮來則逸妾與陛下起窮約

富貴竊恐其易驕也驕生侈而危亡隨之願　陛
下廣延賢才朝夕啓沃誠資世大寶也　上曰善
居恒勸　上預蓄積以禦水旱曰堯水湯旱以有
備故不害苟無備豫當何法以賑民乎遇旱蝗輒
茹麥飯野蔬助　上精虔禱念百官官京師者俸
有限毋祈寒暑雨常形竊歎　上感其意遣中使
存問周給之嘗廷宴近臣　后命中官取飲食親
嘗之謂　上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必豐
腆乃當今光祿所具饌惟　上膳其旨羣臣宴率
涼薄不稱豈　陛下養賢及民之意乎　上亟召

光祿卿詰責之　上嘗幸太學祀先師還　后聞
太學生諸携妻孥來者無仰給勸　上賜妻孥月
粮爲著令後　上以重典肅天下　后常濟以寛
仁每前殿决事有震怒還宫坐定　后必詢今日
處何事怒何人因流涕盈襟諫　上曰往　上覲
子今已有衆子宜積德毋縱怒枉殺人性命郎國
祚長久　上每爲追悔　上兒子文正鎮江西荒
上誅其左右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驕縱然自渡江
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戰屢有功守江西被
圍三月距陳友諒能堅守三月餘不下其智勇也

況骨肉親姪即有罪宜宥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
正怨望　上怒欲致法又以　后力諫而止宋學
士濂嘗授太子經以詿誤　上欲寘重辟　后聞
爲素食　上還宮問故　后曰聞宋先生當刑爲
設齋誦經祈禳耳因泣下曰民間延一塾師訓子
尚終始不忘宋先生授　太子諸王經甚劬今宋
何罪之況宋先生致仕業在家又何與京師事也
乃得貸及病劇不餌藥　上強之不可問之故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使吾服藥不效
陛下寧不以妾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

死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　后
終不服而崩且崩時拳拳以求賢納諫使臣民得
所教子孫爲勸　上爲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后
晚節好讀宋儒朱熹所編小學書曰是書言易曉
事易行而人道無不備宜表章之於是勅親王駙
馬太學生咸講讀性至節儉居常服澣濯衣裯終
以不忍易製裳衣緝餘帛爲巾褥曰天地生物當
爲天地惜之織工治絲有荒纇棄遺者亦緝織賜
諸王妃宮主謂之曰若生長富貴詎知蠶桑之
不易乎此雖荒纇在民間卽寸絲亦難得不可輕

棄也　后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伏臘忌見　上
慕輒流涕悲哀晨夕衣褘翟從　上拜謁奉先殿
當時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早歲未有子育　上
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草間子沐英等數人愛
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繼生恩愈隆無替接妃嬪有
恩禮被顧遇有子者加勤厚焉遇　太子諸王甚
恩而勸學諄懇嚴訶其浮侈曰無功受福此造物
所惡堯舜茅茨土階禹文惡衣卑服　上位儉朴
汝輩已錦衣玉食而猶以服御相加爲乎當亟親
師取友問學變化性習也遇下最恩命婦入朝延

接如家人禮親戚勳舊之家曲盡恩意各得其懽

心　上嘗盛怒有譴謫　后度不能解衣微時所

服衣取糗糒置懷中出寘　上前曰　主忘昔日

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　上爲惻然及崩六

宮外廷下至閭巷莫不號哭如喪考妣塟　孝陵

謚　孝慈皇后永樂中上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

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嘉靖中加謚孝慈貞化

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仁孝文皇后

仁孝文皇后中山武寧王之長女也生而純明幼

仁敬讀書一覽輒不忘洪武九年春册爲　燕王
妃　孝慈皇后深愛之曰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
哀毁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每語及未嘗不
流涕在燕邸助　上爲憂勤而和厚逮下有樛木
之德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愈自祇畏數爲上
言南北戰闘累年軍民不得休宜有以慰薦之又
言人材難得今在廷之臣皆　太祖皇帝所成就
願　陛下勿以新舊爲間時　上召翰林七臣倚
毗之與朝夕共政　后悉召其命婦賜冠服鈔幣
勞慰之及有病遺命　皇太子夙夜恪勤敬事君

父勿以我故哀毀傷　君父之心往　皇上遭內
難時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守北京敵兵圍城者數
四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冑挾矢石登城列陴以
死守苦甚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
校士民之妻闕然吾寢食未嘗忘近聞　皇上將
巡狩北京意得從請加恩今不逮矣爾必念之嗚
呼敬以事上仁以撫下肅以正家恩以睦親爾永
念毋忽崩　上尊謚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
齊聖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永城人父彭城侯麟洪武二十年
冊爲燕世子妃世子監國時二王爲流言日搆危
疑中積　后小心恭孝得　文皇帝心　文皇帝
常內苑曲宴恚監國憒憒而念　后賢不置也嗚呼
之前指　皇太孫曰媳婦微而與而子憒憒者廢
矣異時家事大難若應承　后叩頭謝尋忽退
上恠客偵之則入大庖手湯醑出薦　上爲感泣
痛飲盡懽乃罷酒自是　太子得無易而國安及
昭皇帝即位多所坍贊　章皇帝時尊　后爲皇太
后事太后甚謹事多所咨决嘗從　太后謁　二

陵彭城伯昶兄弟從　太后召見行宮諭令謹勅
保家族正統中郤臨朝攝國天子幼冲　后以輔
臣言專昜之於學數數語　上　仁　宣時隆委
股肱輸悃推心之寄文武語諸人優劣故是時
天子尊任師傅經文緯武舉才用賢阜民興學爲
本朝極盛諸大者具正統紀中六年正月下詔言
皇后之位上配宸極奉　宗廟下表六宮毋儀天
下誠國家萬世治安之本也爾禮部於直隸南京
鳳陽淮徐河南山東西陝西官員民庶有德之家
克修仁義家法齋肅者簡求女子年十三至十五

容貌端潔性資純美言動恭和中禮度者禮遣之
其父母親送詣　闕吾將親閱焉時大閹振以伴
讀恩入司禮監爲太監害未有萌芽一日　太后
自謁陵還坐便殿召大臣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
榮溥尚書濙入　上西向立榻旁輔等西下立左
右女官雜佩刀劍侍廷中肅然　太后召輔等前
日卿等皆舊臣輔政今　嗣君冲年幸同心一力
計安社稷召士奇溥前諭曰　先帝監國時念二
卿孤忠屢形愁歎及在位毎語及監國時事輒潜
然涕下念二卿同憂危言在耳不忘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士奇溥伏地泣　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墮涕共悲哀久之　后顧　上曰此五臣　三朝所簡任貽　皇帝　皇帝凡有行必咨有斷決必告非五臣所贊決不可行也　上頓首受命頃之宣太監王振伏殿下　太后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振叩頭稱萬死　上跪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帝年幼豈知乃此輩誤人　國家多矣我聽帝及諸公言姑留然自今更不得令干國事也時禁閹肅清諸宮中一切玩好不急之務皆斥不用禁中無

差官事必付閣下平章乃後行每數日輒遣中官
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條事目進參比之或司
禮自斷非閣下議允者輒召振詰責由是終　太
后之世振不敢專大憝伏不得作云正統七年冬
十月崩遺詔言吾自洪武中配　仁宗皇帝二十
餘年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　先帝
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至重存沒在念　皇帝聰
明孝敬仁厚剛栗爾內外文武重臣宜盡誠輔導
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民
惟愛人爲保國之本爾羣臣咸佐　皇帝惇行仁

政秉忠勤毋懈宮中大小庶務悉奏　皇太后而
行諸后妃家僉遵　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
素無德及下身沒之後喪服遵　仁宗皇帝遺詔
以日易月　皇帝宜念萬機之重羣臣當共慰勉
毋得過哀　天地　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
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勿停　上敕禮部言洪惟
聖祖母大行皇帝太后性稟至仁德兼萬善昔配
皇祖仁宗皇帝自居東宮及臨大寶孝敬之誠昭
聞于上仁厚之德敷施于下致我　皇考宣宗皇
帝丕承前烈祗典神天致治之功成于慈訓朕以

冲人嗣大歷服夙夜遑遑罔知攸濟仰賴我　聖
祖母以教以育備極恩勤一話一言咸出至愛八
年于今國家攸寧民庶樂生福被朕躬愛及天下
天不憖遺遽爾遐棄於戲痛哉爾禮部集羣臣議
上徽號以聞上尊謚　孝誠恭肅明德弘仁順天
啓聖昭皇后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　宣宗即位立立
三年而皇子生爲孫貴妃出　后引疾辭位　上
下詔曰比者　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

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遜表請居閑朕念夫婦之義屢拒不允而陳詞加懇至再至三已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一如其舊貴妃孫氏 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 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厥位今冊妃孫氏爲 皇后尋賜胡后號爲靜慈仙師 上晚年自悔欲追復后號位恨莫及每每自笑曰此朕幼年事後 仁孝皇后憐 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居孫 皇后右正統初崩天順中孫 太后

崩　上既與閣學士賢議　上后尊謚下敕言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讓位就閒優游百年以及今
終朕時幼冲不敢故違尊爲靜慈仙師祭塟之儀
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迄今思之甚悼甚悔
其議上　皇后尊謚令所司脩葺陵寢如制

孝恭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人正統中　孝誠皇后
崩大閹振横肆媢李祭酒時勉不下巳廉微過械
首文廟前　太后聞太驚召　上問祭酒儒生師
表至尊重柰何令囊頭表則地於紀綱謂何　上

謝不知　太后大怒曰即不知用君爲作皇帝
上遣問乃知振所爲也遂得釋土木之難中朝洶
洶患無君　太后詔百官太子冲幼未能理萬幾
郕王宣宗親子又年長可嗣大統王本他姬子竟立
之而社稷以安先是　太后以侍郎謙能任難立
陞爲本兵倚任之及　英廟復辟以石亨徐有貞
等共傾謙殺之后憐謙忠社稷功不賞嗟嘆者屢
日而諭　上何爲不留謙　上深悟悔天順中以
會昌兄弟得封爵顧不樂者累日曰何功於國家
而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

能救矣六年敕禮部言　大行皇太后配我

皇考恭敬之誠昭於兩宮仁慈之深被于四海朕

自幼冲嗣承大統以至復位前後幾三十年得以

奠安宗社緝寧邦家皆　聖母恩勤保護之德之

功也禮部集羣臣議尊謚以上謚曰　孝恭懿德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孝莊睿皇后

孝莊睿皇后錢氏燕山右護衛人性孝謹絕妬忌

英廟北狩毎夜瞻北斗哀號籲天拜祈　駕還倦

則即地臥未嘗就寢自是一股爲痿不起以哭泣

多故一目爲失明及迎　駕悉宮中所有以佐費
上還居南宮不快意　后日夜爲慰解保護勤至
上復辟處　景皇后恩禮不衰爲　上言　恭讓
章皇后之賢不置也得追復位號　上甚禮重至
沒身不衰成化初　上尊號慈懿皇后四年夏六
月崩上尊謚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
皇后
孝肅太后
孝肅太后周氏昌平人事　睿皇帝爲貴妃實產
純皇帝　純皇帝即位尊爲　皇太后後上尊號

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即位尊爲　聖慈仁壽太
皇太后十七年三月遺詔言予獲奉事　英宗皇
帝越旣有年龍馭上賓攀號莫逮　憲宗皇帝嗣
統之日遂膺尊號俻隆孝養重遭變故內疚予衷
賴　今皇帝孝敬誠篤　皇太后　皇后奉養周
至于今壽七十有五得復從　先皇帝左右于地
下死無憾矣顧　皇帝繼承丕緒須念　祖宗創
業艱難社稷至重爾來水旱相仍天下軍民困苦
宜勤勵節儉任賢使能爾文武羣臣各懷忠秉志
以匡輔德業恢弘治化共保億萬年無疆之休

皇太子國本所繫其務進學成德以端大本宮中
大小事務悉奏　皇太后而行諸外戚務遵　皇
祖明訓不得干預國政予生無德及下喪服悉尊
累朝太后累誥以日易月遵行予言不再旨意問
悉前此誥未有也上尊謚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
輔天成聖太皇太后歲時祀奉慈殿如奉先殿儀

景皇后汪氏

景皇后汪氏賢巳巳之變　純皇帝在青宮　后字
之甚恩　景皇帝欲易儲　后執以爲不可啣帝
意及東宮立遭廢　睿皇帝復辟　景帝崩命與

幼女出居舊郕府而　后復爲郕王妃　憲廟極
感　后禮事之甚恭初后事　皇太后及　錢皇
后甚恭故相得甚恩比遷府東宮令護行者罄宮
中物聽自隨至正德中乃薨陪葬景陵敕禮官言
夫禮取其稱也　康定既正大號而　園陵配享
禕翟之號未稱其上　皇后尊謚葬以妃祭以后
於是　上皇后謚號

孝貞純皇后

孝貞純皇后王氏都督鎮女也成化初立下詔言先
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別宮待

朞遠憑几末命猶以婚朞責成有司朕時迷疚未敢與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牛玉朦朧奏請將選退吳氏冊立禮成德不稱位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遵　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主宮闈而相祭祀用是請命母后正玉罪廢吳氏退居別宮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武羣臣陳請建立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朕念負荷之重處禮之變如此豈得已哉

后既立而萬貴妃者大愛幸　后處之泰然　孝宗即位上尊號　皇太后　武宗即位詔言祖母

皇太后深仁厚德母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罕比
上尊號　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崩上尊謚　孝
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太后

孝穆太后紀氏　孝宗敬皇帝母也　憲宗時昭德
宮萬貴妃者特幸　大后在御妻列得進御有娠
貴妃知而恚痛楚之而胎全　上陰命託病出居
安樂室以痞報而屬門宮護視之成化　年七
月巳卯　皇子生　太后乳不給太監張敏使女
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憲宗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終不令貴妃知已而貴妃子悼恭太子薨禁中漸
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甚念然慮爲妃所忌陽
弗聞已而太監敏乃厚結貴妃主宮太監叚英乘
間爲貴妃言貴妃內多智念已不復育幸　上有
子也乃大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　上召見
上持之泣下時　皇子生六年矣動容出語卓然
君表復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　太后厚賜之尋
從輔臣輅言徙　太后居永壽宮禮數視　皇妃
中外大悅然竟受萬貴妃觴成疾薨而　皇子立
爲　皇太子　孝宗即位上尊謚　孝穆皇太后

別建奉慈殿于宮中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祭如
奉先殿儀時　上悼念　太后甚有縣丞徐頊疏
請究皇妣甍逝之由逮當時診視太醫賢治中銜
鞫訊宜知狀報不共戴天之讐下禮官請逮萬氏
戚眷常出入宮闈者證究　上曰外浮議非必的
罷免詔訪　太后親屬之在廣西者數年竟莫得
而罷　上念廢后吳氏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
后禮云

孝惠太后

孝惠太后邵氏　獻皇帝母也事憲宗爲貴妃生

獻皇帝及岐雍二王　世宗嗣統上尊號壽安
皇太后尋崩閣議定哭一日喪十有三日而除文
移两京不以詔天下　上哀切二十有七日乃除
戊辰遣太監承詔安陸告　獻皇帝廟遣監丞告
岐惠王雍靖王墳上尊謚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恊天祐聖　皇太后祔茂陵奉主享奉慈殿
孝康敬皇后
孝康敬皇后張氏興濟人闕
毅皇后
毅皇后夏氏上元人闕

章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蔣氏其先徐州人以父籍隸京師初配獻皇帝爲興王妃生 世宗皇帝 世宗旣嗣位議尊稱大禮歷數年乃定具禮儀志中 太后疾上躬調藥膳禱上下神祇又三歲乃崩明年 上奉承天下詔言朕積愆釁募上累慈聖鸞輿遐邁宜祔 先帝陵匪自經營曷慰夙夜於是詣承天啓顯陵祔焉詔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地方免田租五分之二北直隸河南免三分之一

孝潔肅皇后

孝潔肅皇后陳氏元城人闕

草野臣曰盛哉　高皇后之德由周任姒而還未有也方用重典馭而我　后一主於淵贄坤藏生德完焉宜基命用昌哉乃　孝誠皇后克翕戩邦家磐石廟社顧未嘗一日御正朝稱制也於萬古獨烈矣　列后在天玉典巖閟非草野得一二縷數於戲盛哉

皇明書卷之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外戚傳

孝慈高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閔子鄉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序呼行曰馬某少壯時膂力過人沈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疾惡見不義視之若仇讐即忤意忿毆擊即死無恨避讐徙家定遠後又宅徙而以　皇后託定遠人郭子興育焉　上既定天下　皇后正位中宮封徐王以宅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東歲時奉祀已　上稽典

禮無其文乃卽王墓道南立廟肴令歲春秋二仲
月有司奉祠焉
郭德成濠人也兄興弟英皆以功得侯事具名將
中德成有女弟入宮爲寧妃德成事　上爲驍騎
舍人世多難因自晦於酒一日　上召授府都督
懇辭不受　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又兄弟皆
封獨爾未顯故畀爾職爲爾榮柰何乎辭德成免
冠泣且拜曰臣狂愚性懶慢嗜酒又酷嗜臥不識
緩急倘任職不理　上殺我矣人生不過多得錢
飲美酒隨意自適足矣顧榮顯無爲也惟上裁幸

上喟然曰舍人舍人舉皆若此吾刑可措矣立賜黃
封百罌勞舍人飲他金綵稱是一日侍宴後死醉
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進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
如此非傷酒過耶盍戒諸德成叩首曰臣猶厭其
多且盡剃始快焉　上嘿然德成悟觸忌諱乃大
怖出即盡削其髮披僧衣入狂呼唱佛不已　上
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獨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
何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
終

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　昭皇后昆弟也　后爲燕

世子妃時父麟授兵馬副指揮從北平乃老軍從
起靖難戰累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
衣 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 宣宗嗣位以 太
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爲彭城侯惠安亦累功陞
左都督至是並封並世券軍家本謹厚又 孝誠
皇后有功德故延世于今
孫忠鄒平人初名遇以貢入大學歷介休永城主
簿代役天壽山陞鴻臚寺爲序班宣德中以 皇
后恩賜督府僉事賜名忠巳封會昌伯長厚好施
于方王振橫時惡國子祭酒時勉械文廟前諸生

三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走會昌伯所祈爲言適會昌以生辰啓宴　太后遣使者致金帛爲壽會昌伯附奏言今歲生辰殊不樂彼年生辰得公卿爲賀國子李先生亦來李先生所遺僅方帕然天下所稱大人君子乃幸枉殊樂今李先生爲朝廷械繫國學前不至故不樂耳於是　太后乃大驚召　上問祭酒儒臣至尊重柰何囊頭於紀綱何在而先生因得釋復官本忠諫說力也忠五子皆都指揮孫十人皆錦衣千戶子顯宗稍驕逸忠數數戒切之卒年八十五贈侯謚康靖景泰中子繼

宗嗣伯天順中進侯繼宗亦醇謹無他腸
慶雲伯壽者　孝肅太后弟瑞安伯王源爲　純皇
后弟也　憲宗即位以　孝肅恩壽得封　孝宗
初以　孝貞太后恩源得封而　睿皇后戚屬業
未有封者於是后兄子承宗比源例乞恩乃得封
安昌伯五年源進瑞安侯而弟清以都督同知封
崇善伯正德二年源弟濬以　太皇太后恩又封
安仁伯嘉靖中安昌伯卒乞嗣封　上曰外戚無
功享重爵非古帝王崇德報功之意朕甚不取其
議廷臣於是上議言戚里膺重爵嗣封實濫請於

以愛國重名器也維垣停伯不得嗣爲嘗於是
上詔曰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雖戚里
實開國靖難佐命功非異時比彭城惠安軍功居
半可世如故他宜革不嗣以　先朝恩命錄之終
其身於是慶陽大和皆罷封不世矣稍稍以陳乞
乃或得都督都指揮云壽寧伯張巒　孝皇后父
也成化中后爲　皇太子妃授鴻臚卿　后正位
封壽寧伯立東宮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弟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橫甚奪民
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莫敢

詰市津龍斷往往皆二張人於是給事中吳世忠
主事李夢陽各疏劾幾得罪正德中鶴齡進太傅
然稍輯歛嘉靖中大張以定策功封公然疑釁內
積益戢戢自謹矣尚書胡世寧言宜保全外戚不
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 陛下始 上說已而
天子正昭聖皇太后號名上徽號 大后旨勿賀而
二張多瑕釁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長語言朝廷
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張有逆謀
上令考漢薄昭故事下考竟法司恐傷 太后心
疏言二張諸不法皆前朝事乃逆謀無踪迹奏從

末減　上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鶴齡
與南京錦衣指揮勤閑住　上念昭聖當有言不
寬而　昭聖竟不問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鞫衷
山亦反坐荷校死
慶陽伯儒　毅皇后父也父瑄好義與姻族故舊
通有無聞殍死及無告者輒買棺掩骼稱長者儒
資禀淳厚濡染家訓以勤儉忠厚為尚涉獵書史
非人不交父寢疾三年躬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
籲天以身代以　教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進慶陽伯賜誥券益敦謙慎服食不改其素

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凡屬戾踰節之事一切不爲至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肅然京師外內若不知其爲外戚家縉紳卒然遇之不問亦知其爲慶陽也嘉靖中陳萬言以

孝潔皇后父封大和伯卒不得嗣

方銳以　孝列皇后父封安平伯二十二年敕吏兵二部言朕恭奉　皇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憶遺音周足三期后妃列御贊成朕孝宜加恩遇銳進封侯卒子承裕嗣

崔元代州人尚　憲宗長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

尉好交文士流聲譽嘉靖初以迎　駕封京山侯
後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元以直信受知得與閣
大臣及武定侯勛成國公希忠並召見燕語元得
乘間發勛奸狀而大憝伏辜
約論曰自古外戚之爲鑒戒著矣　國朝　祖宗
家法最嚴遇戚畹極恩而終不使任事治民固多
所保終　孝慈皇后創大業然兵亂外家無封者
仁孝皇后本中山王長女家故以元勳封彭城惠安
二伯亦各以軍功封餘官止都督繼世推　毋后
恩乃得封至稱舅氏封不侯繼世寔終於二張而

近世外戚亦莫横於二張然倚伏亦翻反亟矣

皇明書卷之十二終

皇明書卷之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宦官

自

高皇帝平吳之歲置內使監踐位之明年卽定制內侍諸司員謂侍臣曰朕覩周禮所記宮閹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患今雖未能復古當豫計防微古此屬惟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謂侍臣言此輩自古來其善者千百中不一二

見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御之之道但常戒勑之使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驕恣則亂檢束將自不敢爲非五年詔定宦官禁令六年令禮部議糾劾內官之法置宮正司設正副官專糾內官失儀不法者有內侍頗文伺上宴居微言及政事　上怒立斥逐終其身不復召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一政務必與公卿大夫博謀諸朝廷而內斷於心未有近習嬖倖得預謀而國以無亂者也況朝夕闇寺在左右聲音笑貌便辟佞諛之態日接於耳目

小善小信足固結於君心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
擅勢卒至於不可抑而亂從此階矣朕常以爲鑒
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與政事今此輩
侍朕日久然决去不姑息者以懲將來也因立制
諸內侍皆毋得識字讀書一日 上退朝見二內
侍以乾靴行雨中 上怒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
所自出汝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右杖之因
敕百官朝遇雨皆得服雨衣制宦者爲兼官月支
米一石中書省請增給 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
彼得俸無所用第一石足矣毋開侈端十七年鑄

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置宮門外已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且謂侍臣言爲政必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朝廷清明而紀綱可肅儻令與外臣交通覘動靜緣爲奸則亂矣漢唐前事可覆也蓋
聖謨深慮豫防者如此永樂中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爲役者命錦衣衛逮治召府尹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力之意毋輕用宮禁使令之人何權重而私聽之以朕赤子奉中人可乎後蹈前非必罪給事中倪峻言內官奏千戶不候命輒發兵捕盜者於

法爲擅兵請罪之　上曰國家養兵凡以除奸詰衛民也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治免民於荼毒是盡其職若候奏報而後發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監不達國體乃爾亦爲是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然頗遣內官鄭和使東南海諸夷中官馬騏鎮交趾怙肆虐民黃尚書福數裁之因誣奏福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耳寢其奏召騏還洪熙中騏傳　旨翰林書救復往交趾探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是言卿等不知渠前在交趾

毒軍民乎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安可復遣是
時非上攬乾剛獨斷而本院覆奏審慎則悠睢不
細矣然交趾竟以麒激變而亂已遂失南交宣德
初　上御奉天門諭都御史劉觀言中外諸司文
卷舊遣御史刷覆内府諸司有錢糧出納弊甚夥
其即選風力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廡下取監局
文卷簿籍詳磨勘有隱匿虛支冒給者具以聞又
詔六科凡内使傳旨諸司皆覆奏再得旨乃下妨
欺蔽毋徑下諸司工匠言内使韋宗造鍍金器[illegible]
御用付法司論巡按御史尹崇高言近内使於[illegible]

市買諸物物置局拘集費州郡供億爲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不貲上立命停止已諭禮尚書胡濙曰往　皇考禁羣下自宮者謫戍謂其毀傷父母遺體希進用爲不孝也比小人復犯孔于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其榜諭徧曉之然是時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內官書已又選翰林檢討正學官入教而奉使外擅者時有乃其漸頗萌起於是　上以太監劉寧素忠謹命與御史郎所至收所差內官橐弃還之還都道故城故城丞陳銘素憒憒內官爲敢恣已聞被逮見寧至以爲

罪人何得爾輒捽之御史弁逮銘　上曰銘固可
罪以偏於所惡昧於所聞而然亦誤耳宥復任中
官襄可力督事湘江以湯千戶譖誣按察使林碩
誹謗沮格　上遣人逮碩將碩得逮意叵測　上
見色頗温謂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稽顙言臣
待罪爲御史巡按浙人多不便今陞按察之日奏
以於中官無迕惟左右小人舊憾臣造詐謀去臣
自便耳臣感陛下超擢懼不能報其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之信欲見汝面問耳命馳驛復任正
統末王振擅政大駕北狩事關國統爲亘古大變

振縻爛莫贖郕王監國百官廷劾振錦衣指揮馬順旁叱之百官捽順首立斃又捕黨振者二校立擊兇血漬丹陛中內臣行滌血儀長史智曰勿滌留爲若曹永鑒而振竟族矣諸具帝紀中景泰時內侍有畢增者得幸怙寵驕恣大臣武弁業有趨附之者都給事林聰偕六科十三道暴疏其罪狀且曰是復啓群邪趨附小人奔兢之路宜急治不且蹈覆轍 上覽疏卽令錦衣衛捕治久乃釋特山西司都司令史賈斌上疏言宦者之禍人國家烈矣漢唐皆被其患至於亡國 太上皇失位去

國亦由倚托匪人而然惟　陛下法高皇帝以爲
治事大小親斷左右閹人獨專偹洒掃使天下一
新李甚尚書濮格其議且言斌擅離役勒還衛後
莫知所終天順初　上明習於治乃近習情僞微
暖之變益察鷹坊司内臣奏請出獵不許固請許
之戒之曰毋擾有司朕遣人行訪之矣内臣獵無
獲則迫州縣聚鹿獐兎雉歸爲獻兩　上業前使
人外訪具得實笽杖放黜之巳謂閣學士言宦者
蔣冕之讒亂宜絕也朕初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
言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乃立東宮復曰　太

子母何如朕曰當爲　皇貴妃乃默然命選宮人
曰此無事白　太后於太后顧奏言朕欲隱不聞
朕偶言　太后乃知之其離間如此學士賢對曰
絕之當讒說殄行古帝王墍之矣已又有曹吉祥
之誅成化初閣太學士賢柄國而南給事中王淵
王徽率同官上疏言祖宗之制內臣毋得預國政
而內臣亦自保全無罹法者正統而後王振曹吉
祥得自擅而尋被誅夷則始之愛之適所以害之
也近內臣勢焰甚張無恥大臣或叩頭乞哀稱爲
翁父賣官鬻獄威福之漸殆不可長乞明敕今後

內臣不許營管軍匠廣立田宅家人義子必嚴覈所從仍嚴內官交結之令大小政事惟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行庶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官亦得饗悠久之福疏入留中會立　皇后吳氏已下詔言往　先帝臨御時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別宮以待期爲內臣玉狥私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吳氏遵　先帝成命立王氏爲　皇后玉免死謫南京於是徽淵等復上書言玉罪重罰輕請明寘重辟且請監往事杜後萌因詆內閣致中官摘疏中語激　上

怒逮下獄謫官　上頗以語蹇鄭[illegible]楊而問之
時等不復得而召議政如　祖宗時於是廷臣以
星變交章言君臣懸隔則志不通而否乞召內閣
大臣與議政而閣大臣亦力以爲言居久之召見
文華殿於是諸內臣嚮戒約言初見情未洽願毋
多言俟再見乃言諸輔臣皆信將入復申約如初
既見大學士時進言遹天變可畏　上曰已諭卿
等各盡心脩省時又言罪御史言減京官皂隸馬
俸文職差可武臣不無少望乞傳　旨如故便
上曰卿卽傳　旨行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輅

亦同聲稽謝而退自是不復召而諸閹臣大譁言往每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獨連聲呼萬歲而已四方傳以爲口實曰萬歲閣老蓋中官初懼閣臣有言戒約至再及無言顧反爲所詬其狂侮如此時尋卒而太監汪直遂大肆汪直者本大藤峽猺種也年少以便黠幸　上在位之七年妖人李子龍以妖術與太監韋舍通雜宦豎入內萬歲山憇息御床上莫禁謀爲變事覺誅於是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錦衣衛在京城東故爲東廠命置廠京西城號西廠而命直督列校刺事其中諸

政事大小方言俚語畢採聞而羅織之獄數興人

是閣學士商輅劉珝力疏言東廠之設自建北京

初專緝謀逆妖言大姦惡等所以肅人心乃一時

之權後因不革今設西廠非法也立廠後事情紛

紜羣小恣睢作威福自擅提三品以上職官皆出

風聞暮夜捽縛駕帖有無不可得知人心洶洶各

懷疑畏大小臣工皆不安於位商賈不安於市行

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乞革罷以安人心兵

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各合疏直及直黨韋瑛罪狀

上乃革西廠放瑛還直司禮監語具帝紀中項之直

爲都御史王越所逢比而傾尚書忠尚書忠先覺復指言直罪直泣訴此非外臣意乃内臣黃錫陳祖生二人所爲而中二人以他事謫居南京而御史戴縉王億等乃逢上意言直所緝捕皆至公厰宜設不罷於是西厰復置而直首發尚書忠過欲死之忠廷辨慷慨直不能難乃落職除名直勢熖益熾大學士輅刑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皆致仕去而一時諸大臣尹旻韋介王越附直爲奴顔爭屈膝取容矣已廵邊東都御史陳鉞懼爲總督侍郎馬文升所禁禦不得肆會直出廵邊乃除道

飾館極阿意事直而偵文升而文升故方嚴與直抗奴視其左右直愈益恚還乃摭文升罪謂開釁建州夷於是下文升獄謫戍而鉞張邊警上疏請濟師　詔撫寧侯永總兵鉞提督而直監督得便宜殺生陞賞出擊建州夷會夷入貢誣以窺伺掩殺之猝出塞殺擄其老弱焚廬舍而還遼東之邊儲大耗而直永鉞畢以次封賞矣明年建州夷名復侁乃大入遼東民大創鉞蔽匿不以聞爲強御史珍所糾僅罰俸而珍坐他事下獄謫戍已命直監督十二團營而鉞入爲本兵當是時直鷹擊鴟

張威虐遍天下始　祖宗時內官禁不差帥有差事竣遄罷王振專斷命出奉差者始比比後兩廣邊方置鎮守珠池銀礦市舶監收織染監造無慮皆內官賜敕行威重於大臣至是乃大肆守備南京太監覃得朋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殺巡檢而直欲賣以爲功自往南京械治之廣東按察使彭韶具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而監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市舶太監韋春矯進奉庇富豪人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害廉騷動廣東之人目爲三凶至亂舊章開新法使民閒力役更無曠丁藉上

均徑復刮餘戶此其爲凋傷國本害尤深泰者也
又刻錦衣鎮撫梁海於傳道假貢儀後汪直用事
日久中外阿附者立顯擢忤意者誅傷洶洶莫敢
難阿丑者優人也以恢諧得幸而時時以恢諧獻
忠一日作一人酗酒罵市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
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如故又曰汪太監來醉者
即走避帖然或問之曰　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
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　上意
頗疑直而王鉞陳鉞媚直爲死黨丑復於詼諧中
發之於是以御史徐鏞等疏命三法司會百官訊

直褫職威寧伯越革爵尚書鉞尚書縉並除名而韋瑛吳綬謫戍邊然越本有文武才久歷西北邊有功而以銳進爲負累惜矣已而太監梁芳挾僧繼曉妖人李孜省進房中術以媚　上有寵於是芳以錄異書爲名市權賄夤緣傳　旨求官者與官已官者超擢進奉官至千人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大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右副都御史鄭時應詔疏五事指切芳謫叅政而刑部員外主事周軫兵郎中安陽崔陞餘干蘇章以星變應詔列疏上　上怒疏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風部擬陞輒絀級否則調遠惡地而刑部員外郎
林俊劾繼曉及芳語切至下獄具俊事中十九年
冬燠無雪　天子親請禱不應而都御史鄭時被
謫時陝西人哭送如父母流聞至京師　上乃頗
厭芳所爲會科道官交章論乃傳　旨令後內官
傳奉除官俱覆奏而是日召吏部降黜千餘人皆
囚奴厥明大雪都人咸喜以爲　上納諫黜邪格
天之應然芳竟不誅也是時內閣部院多媕阿小
人京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故諸閹
得縱恣如此弘治初與御廐太監李良爲都指揮

乞陛都督既得命武選郎陸容疏言都督乃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艮招權市恩
當正法乞奪其新命刑侍郎彭韶言内臣出入左
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粮錢
工匠百需咸出其手分例沿倣虛名實支孰從而
詰之今具章奏先允後下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
政體所從失也比有犯事覺又多寛宥雖罪至毆
死人不問即具論死尋復就原是刑柄所以亡也
今中官第宅踰制服食求奇大者聲勢移人人望
風震熠其勢極盛臣伏憂其所終幸亟懲戒以肅國

防上嘉納當是時　天子至仁聖眷念民瘼欲盡
革諸苛煩召閣學士諸大臣對輒屏左右對語一
日召兵尚書大夏入御榻前造膝語問今天下歲
儲不給財安在大夏頓首曰臣撫廣東具知廣闔
省歲廩與中鎮歲索猶不能相對　上默然乆之
曰求必如鄧原麥秀者用之不然無寧已二人蓋
廉璫也時大夏與　上議大政事大拜封大璽章
對如響一日語及左右乆未對　上微笑曰畏之
乎大夏頓首　上慨然曰豈以卿猶疑朕爲聽寺
人之君乎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寛靖巳不必慮李

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第未嘗假以事權此事大卒難更也一日夏專對久聪不能與命司禮監李榮掖之起又曰劉尚書年老朕與語過久爾榮掖之出左順門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上至明聖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今日力求退　上言李榮於朕前數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濶乃何自得此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人某何敢蔽賢蓋一時氣象如此然　上本慈仁守成法惡糸核人過而諸大臣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

癯甚恐一旦事畀務却謀遠顧省括乃發 上嘗毅然欲創抑刷洗諸近侍權復 高皇帝之舊而諸大臣卒徘徊顧未易遽堅决也故禍本益滋明年 上有病內侍張瑜者引庸醫用之飲其藥而崩瑜論死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瑜獄成有欲爲之請者都御史張敷華曰 上棄位傷天下心天下人恨之入骨髓顧可活耶寘重法 康陵即位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浙織造奏討長蘆運司鹽時計部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于尚書文執不可 上召閣學士問

戶部何爲不可大學士健對曰內官載官鹽中夾帶私鹽必多滯官鹽且害人　先帝臨終鋭意理鹽法戶部執是宜聽　上不悅曰天下事詎獨幾內官能壞之耶內官千人中亦庸有二三人賢蓋是時巳入中官言矣健等力請〻　上不得巳乃允戶部請御用監太監王瑞主大婚奏書篆缺人請得考選實規賄馬冢宰文升方杜柳倖門執不可瑞慚憤劾文升抗拒上信之給事中安奎言文升大臣言當聽不當墮姦計使大臣垂首喪氣非國家之福且直道不復得伸　上不得巳允冢宰言

當是時青宮舊閹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興等日與　上臥起業導　上狗馬鷹兎爲舞倡角抵戲矣已漸廢萬幾不親時號八虎而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用閹瑾語文墨熟国故性剛很尤深日夜爲　上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擅　朝廷獨虛名天下鎮守分守守巡等官皆司禮受貨賂畢用試籍之金寶可克棟塞宇今獨將諸鎮巡追回　上別用一番人令進金銀謝恩視利歸司禮遠矣意實傾內閣　上以爲然於是大更易諸鎮守內臣而內臣

勢愈張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屢疏諫戶部尚
書韓文以大臣義共國休戚又疏力諫是時上冲
年頗憚諸大臣諸大臣又皆顧命元老　先帝所
倚信卽羣閹見諸大臣請甚力亦稍有憚懼而司
禮監太監王岳老剛直頗惡諸閹儕所爲亦復是
閣議而閣學士顧撫機不斷持必盡伏法而逆瑾
得擅柄毒縉紳甚哉乎幾至危國語具帝紀中正
德四年秋下誅瑾詔磔之諸被害者爭取啖其肉
立盡籍其家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兩有奇銀元
寶五百萬錠又百五十萬兩有奇寶石二斗餘珍

寶稱是而下詔封太監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安
定伯魏彬馬永成谷大用兄弟畢以次受封方誅
瑾時　旨下言瑾所行亂政事畢查華而彬入司
禮握政柄工部尚書畢真言瑾原籍祖塋在陝
西塋封過制舊無例宜毀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
豈有文臣脩墳例耶矯　旨下免拆毀而勒真致
仕故瑾雖誅而朝政放濁自若諸中貴人或鎮守
或典兵或織造或抽分所在往來如織而　天子
建　皇莊五處田數十萬頃侵民產督租擾郡縣
皆起於中人而中官貴戚所自爲莊田者不與也

惟永多智附正人欲矯僭奢之弊從儉約以窮苦
魚菜四字爲題內閣臣各賦詩永刊布行之而天
下民窮甚盜所在蜂起矣蓋是時天下幾亂嘉靖
初　肅皇帝至明聖勵精興治輔弼左右大臣不
時召咨天下國家之務雖神斷獨運而獻替時有
君臣同遊之盛藹然於是罷各省鎭守守備內臣
二十七八輩奏皆自閱司禮監之權大削罷錦衣
官校旗舅內府詭匠數千人已又敕騰驤四衛聽
兵部清覈罷皇莊給主召佃盡還諸管莊人員宿
弊大清後深居西內羣臣罕得見久益希絕　上

特有剸斷操縱而章疏出入其手易爲轉注乃權亦特特頗得竊恣行也然二百年中中官中忠慎可紀者代有正統中有阮安金英成化中有懷恩陳賜弘治中有覃吉正德中有王岳陳敏而張永功乃大於過足稱云

宋太史公濂有言自昔眞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俻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略爲之鞭驅僣叛汎掃六合内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督御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敕小心而盡職雖其昚以

類應非天命亦孰能使然哉世迨中葉而益反是故曰不知其人視所使非虛言也　高皇帝時有杜安道者不知何許人性愼密不洩動稱法度謹持力攝侍　上左右未嘗暫見人內侍二十餘年由尚冠郎尚御監至供奉司令入內庭行步可數言語敬恭惟恐有纖毫過謬出殿門外見要官勢人若不相識一揖外不啓口趨而退故　上稱其忠士大夫然其信而其時以死忠衛　上者稱云奇云奇者洪武中內使也不知何許人胡惟庸謀逆誑　上忽所居醴泉溢幸　上臨觀得爲變

駕且出西華門內使奇知其謀衝蹕道上變氣勃
勃言不可了 上怒其不敬叱左右捶之奇右臂
折垂斃猶指爲庸宅若有訢弗爲痛縮 上方悟
乃 駕登城門眺察之則甲士伏屏帷間數匝矣
亟還遣兵圍其第而罪人斯得召云奇旣死矣追
贈右少監賵葬鍾山
阮安交趾人正統中大監爲人淸苦介潔善謀畫
尤長於興作之事脩北京城池九門營南京三殿
治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揚村河決皆安爲
經綜工曹諸屬受成而已臨沒籍平生賜予及私

帑悉上之官時有阮監丞隨亦淸謹鎭守浙江軒廉使輗最淸孤顧獨禮重隨云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征輔郕王居守已　上北狩　王監國諸羣臣請族誅王振羣譁甚英亟傳　旨籍沒王振等家時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當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復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因榜諭衆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景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日東宮生日盍張[illegible]英叩頭言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一　帝爲默然[illegible]

所言者懷愍而英以憲廟對蓋其諷也奉使過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惟大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又是時於南宮彌縫保護最切

懷恩山東人宣德中直臣戴綸從父兄子也性忠直成化中 上從商文毅言欲復 景皇帝位號諸內臣間之恩獨言當復傳 旨行汪直置西廠爲悖商文毅力爭傳 旨詰責商文毅數直罪恩召入徑以聞直得罷廠刑部員外林俊疏劾梁芳繫俊下詔獄事且不測廷臣無敢爲言者懷恩叩頭

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臣而國不亡者　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天下心
柰何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
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擧所御硯石擲之恩免冠
號哭不起曰奴不能復事　主　上命左右扶出
至東華門謂鎭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
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稱疾不起　上
聞恩病乃念之遣醫調治俊者旁午於道俊獄得
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馬房不幸祠
疏來謁恩恩怒曰星示變專爲我輩壞朝廷法今

甫欲正法汝又欲壞之耶異日天雷擊汝首碎矣敏奪魄欝欝歸尋死章瑾以寶石進命傳　旨授鎮撫司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柰何以寶石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及行諷兵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能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抗言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尋竟以直言絀居鳳陽弘治初召還懷恩素疾閣學士萬安侫諛而謂尚書王恕剛正可倚信於　上前請力

去萬安而用恕召爲冢宰巳　上命恩袖科道交章諸劾安章詣內閣示安安跪泣求哀猶無去意恩患之乃摘其所懸牙牌以去曰請去矣安乃惶遽歸而老又謂內閣言　新君卽位當登用衆正柰何令何喬新出南京得召爲刑尚書巳王恕爲閣學士劉吉所持事輒中沮或嗾臺諫論恕欲傾之賴恩力從中保護竟不能加害典璽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　敬皇帝在青宮四子書皆吉所口授動作舉止一導以正法暇則開說府部百官及天下民情

農桑軍旅以至自古宦官專權誤國之禍悉直言
不諱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使天下得賢主足矣
皇太子甚嚴之　上嘗賜東宮莊吉曉以不當受曰
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病民
耳　皇太子聽之一日　太子隨内侍誦佛經吉
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頓首曰甚善佛經恠
誕不可讀也其匡弼如此　東宮出講必遣左右
迎請講畢必語講官云先生喫茶或問之吉曰尊
師傅禮當如此　孝廟禮賢敬相雖出　聖性而

吉保護之功居多
陳準順德人主東廠平恕淸儉下令軍中曰大逆不道者告我外此則有司之事我毋庸知中外安之乆之敕遣有藉沒準念其無罪不忍按遝巡屢日整衣冠自經死
何文鼎者不知何許人性忠直不能爲濡忍時壽寧侯兄弟橫多請奪時時入祈恩一日褰帷窺伺欲人請文鼎大叱曰此何所敢窺伺乃爾持大瓜箠之幾斃　上釋不問嘗以直言逮內官監給事龎泮上疏言外官傳聞內官何文鼎頃因進言干

冐見被拘囚詢之朝端則宮禁邃嚴皆莫知其故
臣不知所言者何事所以得罪者何由竊伏見漢
之呂強亦以宦官上疏直言遂被讒誣交締慷慨
就死使文謁身居近侍見聞必真乃不以奔走承
順爲恭而能以犯顏諫諍爲事則亦甚乎其難矣
若其所言有關大體正宜褒從以勵其餘就使狂
妄不識忌諱亦宜曲貸以來忠諫不宜禁錮扼抑
以沮其志也令司禮監於朝廷至近且要天下大
小事務無不預聞　陛下詔承大統簡任老成行
事安詳人心稱快近者新進數輩雖不能盡詳中

如太監戴義素行不謹得罪先朝太監楊鵬行事乖方人心咸怨一旦超遷干預機務非惟政出多門重傷平明之治抑恐人樹私恩漸開僥倖之門不可不察也臣等身讀聖賢書官忝諫諍凡遇國家大事尚爾相顧悠悠不敢極言曾不如一內侍竭忠抗節愧死無地是以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事得釋而正德中有尚者鎭福建安靖圖爽無額外之需閫省有總鎭如無有也禮者賢而下寒畯好文樂善以林都御史俊素忠讜好直諫數遣使禮訊得所撰文必襲藏之

稗史臣曰余述中官勸戒之事畧且撫然慼焉曰嗟夫詩見之矣詩云莫予拼蜂自求伊螫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微周王遭家難懲毖亦疇能有味乎言至此矣抑春秋譏餘祭而小雅巷伯之詩君子敬聽焉亦可有鏡也夫可有鏡也夫